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晨

第

三

期

保衛中華（封面木刻）
 從女解放運動之將來及當前任務（續）
 一個非思想家也該知道的陳舊問題
 新句對付生活狀況和華僑關係
 那裏遊記
 邊疆雜感
 舌中民族（編旬民歌）
 慎防地來源問題
 到將新防地
 飛血將新防地
 用血將新防地
 山地行軍
 壯行軍
 八山壯行軍

這篇偉大的史詩

海門 譯
天 著

李王振徐女呂竹庵獻彭鍊朱趙周李
 俊自嘉... 生主犀桂寶禾生
 輔新聲瑞兵需譯人譯尊生昌犀書莊



版出月二十年七廿國民華中

倭寇擾我後方陰謀及我之對策

李生莊

日來邊地盛傳有日本間諜五人從緬甸向滇境而來，並還說是已到了宛町河邊，某有心人見其行跡可疑，跟蹤而往，突然不知其去向。邊地謠言也常有沒來由的，杯弓蛇影，妄起猜疑，因之，凡非我所親見者，總不敢十分相信其為有，但也不敢就說其為不有。說是有日本間諜已來到了邊地，而且還說是突然不見了，這話中的事件不是來得太過突兀嗎？可是，事實上，也很有這樣的可能。

滇緬公路是修通了；一向就被人呼作「萬里雲南」，同時也被人看作「蠻荒」的西南邊徼，由於受了日本侵略戰的恩惠，甚麼團、甚麼長、甚麼委員之類的團體和人物，衣蓋相續，接二趕三地都來光顧。平靜的邊地已經不平靜，蠻荒的區域也漸漸熱鬧了起來，戰爭將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產品陸續送進了古老的山國；於是，雲南不是昔日之雲南，蠻烟瘴雨之芒市在人們口中成了一個漸漸熟習的地名。當此全國海口已完全失陷於敵手的時候，我們底出國路綫，所剩的只有滇緬這一條，因而即使是蠻荒的邊遠區域，在目前已成爲抗戰運輸上之第一重要交通綫，這心會招

致日本間諜前來刺探情形，當然不是甚麼奇怪的事。

日本欲囊括東亞，所謂從事於明治遺產的實現，其處心積慮以赴此目的者，可說是無孔不入。暹羅政變以後，無疑地，這夾在英法兩勢力間的膏腴土地，其利益已從英法手中轉移到日本手中。日本之必於爭取日暹親善之上游者，其作用爲：第一，直接威脅法屬之安南與英屬之緬甸；第二，間接控制雲南，準備着中日戰爭如果發生時，以此爲根據地而牽制中國底後方。暹羅政變以後，爲甚麼他們政府對華僑特別虐待？又自去年中日戰事發生後，爲甚麼英國就準備着在南擺夷山洞已修築飛機場？個中緣由，不難推想而知。緬緬成暹羅這一個國家的人民成份，三份之二是暹羅人，三份之一是華僑，而那所謂三份之二者有一半又是華暹混合種。他們底經濟是由華僑力量支撐着，他們底文化是從中國這裏學去，如今他們竟來排斥華僑，虐待華僑，雖說數典忘祖，我們倒也不怪他們之爲無恩無義，我們知道他們背後有人在作弄，有人在主使；必須華暹交惡，鵝蚌相爭之局面始成，而第三者之所謂東亞強盜

也才有收取漁人利益的機會。

日本之來進攻中華，日本之欲併吞東亞，其野心、其企圖、其陰謀，不自今日始，亦非僅取單方面之活動方式；他在目光四射，耳聽八方的。他在東亞之活動區域，豈僅在爭取日暹親善與進攻中國這兩點；呂宋、緬甸、印度、都有着他們某一方面之活動勢力。日貨傾銷到緬甸和印度，並不為緬甸之最高關稅率而限制或減少其輸入數，這即在英國也感到無法對付的，在嚴重遠東局勢下，英國對我們總算能同情。最近英商務大臣史丹萊在下院發表的出口擔保法，對中國——尤其是中國西南兩部建設已明白表示貸款幫助，毫無疑予日本之對華侵略以一嚴重之打擊。在這以前，日本是早已注意及此的，因之他對緬甸人用盡心力地在籠絡，他用反間計，不惟要離間華緬人的情感，還進一步要離間英緬人的關係。我們底西南兩道新近修至滇緬交界處之宛町河，英政府也以最大熱忱趕修自臘戍至宛町河公路之鋪石工作。為此，聞仰光總督會由編籍議員某提出意見，質問為甚麼要趕修此路的理由？其措詞為此路修通英國是否與中國訂有獲得某種利益之條約，否則為甚麼要白白地為中國利益而出力修築此路呢？仰光總督底答覆是：英皇旨。那議員才算將嘴閉了。中國底革命對緬甸總會多少有些好處的，然而某議員竟會發出上面的質問，某議員聽說還得過博士學位，認識不至於這樣不清楚

，然而他是那樣發問了。我們相信發這樣質問的 人一定不止某議員一人，這一類人無疑是受了某種麻醉、具體地說，此中夾得有日本人底鬼打幹，日本人惟願緬甸多事，惟願華緬人鬧翻了，中國西南出國路線不通，才可以將中國團團圍困，此為一例，證明日本人對印緬是有著野心的，其次，中央社東京二日合衆息：安南法國當局在西貢搜查日商家四家，將若干秘密文件攜去，此事件透露給我們的消息是：日本人之秘密活動並已打進了安南境內，此又為一例，凡此，皆足以證明日本在遠東之陰謀，其野心不僅在佔領中國，乃欲佔領全部東亞，近衛磨須演說的『東亞為東亞人之東亞』，不是盜匪之袒直口供嗎？

在貪得無厭的遠東狂犬之橫行下，弱小者底運命只合供它蹂躪，我們為自保計，必須採取如下之方略：第一，遠東的弱小者一致結合起來，為公理、為正義、共同驅逐遠東不肖的橫暴家賊，爭取民族解放之自由平等；第二，與同情於我們的強國攜手，在可能範圍與實際需要上，我們盼望各強國能予我們以物質上或精神上之援助，具體說，我們對英商務大臣史丹萊發表之貸款發展中國西南建設之一事件表示誠意地歡迎與謝意；第三、嚴防日本間諜之擾亂，及後方之漢奸活動，我們要維持中英間在遠東之好感，並保護滇緬公路之安全與通暢，此為吾人今日抗戰行進中之命脈。

婦女解放運動之將來及當前任務 (續)

周禾書

我以為目前後方之解放運動，雖然應該採取一個最高的統一的有利於抗戰建國之方針，但也應該從各個不同階層中，採取各個不同的步調，先把各階層關於婦女解放運動之障礙除去，使一切婦女得到一些解放的活力，向着解放的大道邁進。待到三民主義貫徹了它終極之目的，社會上沒有什麼階層時，婦女們也就在人類底自由平等之下，得到了真正的男女間之自由平等。

那些是婦女解放運動上之障礙呢？我先從小市民階層之號稱為前進的知識份子身上說起罷：這種人懂得自己底地位，曉得要把自己弄好，知道獻身社會，知道找尋自己底職業，知道婚姻戀愛的自由，知道尊重他們底個性，然而往往多愁善感，容易浪漫，容易悲觀；有時把戀愛價值估量得太高，把婚姻問題看得太嚴重——彷彿人生的意義全部就建築在兩性的快樂上，却不知這些祇不過是整個人生問題中之一小部而已！這一個關頭，有很多有希望、有志氣的女子，都參它不透。把整部生命都用在這一路上，結果「情絲縛虎」作繭自縛，便落得一個美滿的白頭到老

之收場，這生活已經是頹廢的、軟性的而非革命的了。這無形地減少了婦女解放鬥爭之別方面的力量。我這裏並不是反對戀愛，反對結婚；我以為在這艱苦透頂之大時代中，充實生命的能力準備向各方面鬥爭，才是人生之第一義。戀愛與婚姻的進行倘若違反了現實之人生第一義，我們就應該加以限制。我們犧牲了此一面的幸福，却可以爭取多方面的幸福。因為我們時代所需的是生存鬥爭的能力，不是可歌可泣的羅曼司故事。我們所迫切需要是爭取民族生存，提高人民生計，在一般的生活條件上求得相當的滿足。我們將生活基礎立定之後，讓我們底子孫們再來談優美的愛情，這不是很合理的處置嗎？然而很多優秀的女子們，却以佳人才子的風調，在愛河中沉迷，在情網中顛倒，他們追求戀愛，追求婚姻。而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家庭形式牢固如鐵桶一般，女子們一經結婚生子之後十有九是就此完結了一生。固然，在奮鬥之途程中，並不必排斥愛的伴侶，結婚也並非罪過，不過應該打破家庭形式！不僅是舊家庭之形式應該打破，就是一般人們所理想之

粉紅色的新式小家庭。——資本主義社會下之小家庭，也應該加以改善。因為家庭制度是由經濟制度形成，我國底大家庭制度是出封建時代之封建經濟所形成；歐化之小家庭制度是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形成。現在我們處於艱苦抗戰之非常時期，固有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化之經濟組織，起了極大之激變。這封建殘餘之大家庭制度，和資本主義化之小家庭制度，也因飛機大砲洗禮而破滅。縱然抗戰成功之後我們不踏上共產主義的道路，但經濟組織，也絕對不摹仿現時的資本主義組織。大企業一定屬於國營，小企業一定是集體生產；尤其農業方面，若欲做到機械化，就非先把土地集中不可，那時人們在集團中勞動，在集團中享樂，有誰還幻想著得到一個馴順溫存的太太，會打鋼琴、會做菜、會佈置客廳，那算是頂落伍的思想了。所以說，即使是新式小家庭制度也應該隨著時代環境而加以不斷地改善。

以上的話，祇是說明小市民層的智識份子們底婦女們如果對於戀愛婚姻問題處置得不好，便會阻礙了婦女解放的力量，同時有一等居於領導婦女解放地位的人們，如果對戀愛與婚姻的理论認識得不透澈，也容易阻礙了婦女解放之前途。前者之錯誤是都會婦女們所容易犯的；後者之錯誤是內地婦女們所容易犯的。很多內地婦女界領袖們，他們對於男女間的戀愛，還不敢坦白大膽地提倡擁護。有

些自命為有新思想的人物，還竭力干涉自己家屬底婚姻，他們不知道男女自由戀愛，本身問題上並不含有什麼危險，而且也是非人力所能阻止的。中國講了幾千年禮教，為什麼歷朝歷代上自宮闈下至田野還有數不盡說不清的那多少姦情故事，可見禮教之於人性大慾祇如用「白紙包火」，是毫無效果的。而且很多男女關係自由的國家，他們底世道並不壞，人心也比我們好，從生理學心理學底立場上說來，如果男女戀愛，不是絕對公開自由，便無從產生男女間的健全人格。所以領導婦女運動的人們，應該知道反抗假道學夫子們對於男女戀愛的譏笑和出於嫉妬之謠言。應當駁斥社會上無意識的言論，明目張胆地擁護青年男女之戀愛自由、婚姻自由。我們祇能從積極方面加以指導，使青年男女們得到純潔、高尚、幸福的戀愛結果，同時使青年男女們了解整個人生價值，知道戀愛與婚姻在整部人生價值中之分際；莫要妄作主張，滅殺人間美趣，造些黑暗中之罪惡。這一類話，若在都會已是老生常談，用不著再講，而在內地，我們還有提出的價值。我回到騰衝來已經兩年，還不曾遇着一對毫無阻礙自由戀愛成功的夫婦，在昆明，也極其稀少。這因為社會上給男女們自由交際的機會太少了，女子都還是不輕易出閨門的。而且祇要女子們一同男子在一道，一般人定從壞處去推測，此種陰險嫉妬之心腸，若不從根拔去，這世道是永遠不可救藥的。婦女

運動的領袖們啊！請幫助青年男女們罷！他們要得你們底幫助，才能大胆地與黑暗社會搏鬥，要他們肯與社會搏鬥，後輩人才得安享戀愛之幸福。婦女們啊！如果這切身的戀愛與婚姻自由都不能爭取解放，那還談得上別種問題嗎？

作為智識份子看待的婦女們，其責任又不僅是求自身之解放與前進；他們不惟不應該怯弱以致等待著被時代所毀滅，還要起來為全婦女界謀解放之途徑。因為智識份子之婦女們，他們生活條件比一般勞動婦女優裕，他們有自覺之可能，有奮鬥的力量，他們要退却則成為社會之腐積物，進取則足以成為婦女革命之領導者。而一般之勞苦大眾婦女，非待有人拋醒他、解放他不可。他所苦惱的是生計壓迫、智識恐慌、公婆臉嘴、是丈夫的拳頭。解除生計壓迫智識恐慌之痛苦者，是有賴於國家政治教育之實施方針。解除風俗習慣上之壓迫，那就有賴於領導婦女運動之先進者底努力了。

然而，在目前却有一種畸形的現象發生。一般號稱前進的婦女，總是希望著婦女能得新式小家庭的甜美生活，殊不知絕對不可能，祇有平等之社會，才有小資產階級存在，祇有小資產階級中，才能產生新式小家庭。而小資產階級命運，目前正在毀滅中，另有一種激進主義者，則以為救國就非到火線上不可，除了上火線，一切的一切

都值不得談論，殊不知遺下成千累萬蠢愚無知而過著牛馬生活之大眾婦女在後方，社會基礎怎能健全？我們不反對婦女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但也希望婦女界有些深入內地、不求聞達、埋頭苦幹之無名英雄，要使戀愛自由婚姻自由之思想普及於一般大眾婦女之間；要使每一鄉村底婦女都有一組織來反抗舊禮教舊風俗；要使每一個婦女都有求得智識之機會，每一個婦女都知道而且會愛護他底獨立的人格；凡關於婦女問題，我們都用最進步最合理之見解來處置它，這樣，現有的婦女協會就應該擴大組織，並且要推廣到鄉鎮裏面去，婦女協會之職務，決不僅是排解婚姻糾葛，而應該是積極地開創婦女解放路線的大本營，同時把婦女解放理論與各個不同之社會環境接觸，而加以分析、推動。

肯捨身為大眾婦女問題努力之先覺，其功斷不減於犧牲於火線下，我們並且誠懇地希望知識份子的婦女們，能永久向著革命方面轉變直到徹底解放為止。

介紹騰越日報

為邊地唯一之日報
消息靈通言論正確
篇幅雖小材料充實
適應後方抗戰需要
社址省立騰越節師

從四種力量來論持久抗戰

趙犀

救亡日報六月廿五六兩日上載着郭沫若先生底「抗戰以來日寇底損失概觀」一立論點是四種力量：即：人力、財力、精力、火力。統計抗戰十餘個月來，日寇之損失，證實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四種力量是在英國名將吉親納所主張的三力（即：人力、財力、火力）之外，再由郭先生添加精力而成。這四力是否即為現代戰爭要素，這似乎尚是問題。但：

第一，這四力是一切現代戰爭的表現者，甚麼政治動員、物資動員、……都沒有不用這四力來表現的。

第二，這四力是最具體，最把握得住的；甚麼國際關係、充戰理由、……等不是飄忽的，就是空虛的。

第三、這四力是最對比的；甚麼地利、甚麼戰術、……不是各有各的好壞嗎？

最後它又是最能說出持久戰之必然與必須；反言之，它又是敵人速戰速決之最有利的條件。

這就是此文之所由來。

★

★

★

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此定理已經不只是救亡工作者所

倡言，所理解；而是所有中國人所理解所信仰的。唯其一般人所信仰，所理解；因而也是最不理解，最錯誤的。因之發生了：

（一）宿命論——以為最後勝利是雷都打不脫，睡著也會來到，於是乎錢用不著出，力也用不著出。

（二）急性病——一年了，為甚麼日本還是朝前進？為甚麼還不見喊抓不開，為甚麼日本工農與朝台人民還不起來革命？

這當然是認識不夠，主要的還是沒有正確的哲學，不「理解」發展。

就是說最後勝利是從發展中來的，並不是什麼天注定，更不是一炮就打掉日本，而是要在血肉當中去拼得的。

我們看得見的是敵人佔了一地又一地，却看不見除了「點」「線」以外失地的被我們抓著，一天天向收回失地的目標發展著去。

更錯誤底是：沒看見敵人力量的損失消滅，只看見自己同胞底死亡；致於這「損失」「消滅」「死亡」又是怎樣地發展？這發展又怎樣必然地給敵人去突然死滅？也就是最後

勝利怎樣突然出現？那更不能理解了。

這「發展」與「突變」是什麼地方來的？不是從「持久亢戰」中來的嗎？

我們就從「持久亢戰」了的一年，來看這一發展；我們必然得到的結果是：

最後勝利在持久亢戰中發展著了；只有持久亢戰才能得到最後勝利。

★

★

★

人力——我們四萬萬五千萬，日本七千萬，這當然是我們佔優勢。可是敵人說只消三十萬，就可以征服中國的。這話當然不是一二八時代「四小時亡中國論」的狂話，他却然是有根據，日本的軍事政治家費了多少的心血在這上面的。假若中國是在一個停滯的當中，那在東戰場撤退時中國就亡了。敵人之錯誤估計就是沒有估計到政治轉變的「堅持亢戰」。具體的事實是東戰場撤退時德大使底調停，那時敵人動員來中國的恐不到三十萬，我國不也是動搖着了一些時嗎？能堅決地穩定下去，就是持久亢戰中所發展、突變來的。

再說戰爭初起時中國人底損失不是四倍於日人嗎？現在不是快倒等量的數目上去了嗎？然則我們要敵人之一「人力」消失不是要作長久拚殺嗎？不然敵人亡了我國，還有餘力去打蘇聯。我們要在持久戰中將敵人殺滅，我們才有

翻身做主人的機會。

財力——論財力只以中央銀行的存金來論，則中國是比日本差的多。可是持久下去則日本就在此財力之窮困下死滅去，在抗戰中的發展，日本是朝下發展，他的困難是與亢戰的長短成正比例發展下去，我們知道日本的財政來源是工業基礎，而工業又全靠對外貿易始能發展。戰事一起，工業生產開始低減，這低減率又與戰事成正比例的發展。生產既沒有，則對外當無貿易可言，且世界上反侵略運動之抵制日貨又因中國亢戰情緒之高漲得到國際之同情而發展著。

反過來說，中國如不能持久抗戰，則日本可以用他原有的財力即可以征服中國。我們看他底軍費預算的增加罷？不是因抗戰日期之增加而增加的。而這增加率又與抗戰之發展為正比例，發展。同時這費用之籌出又與抗戰之發展為反比例。

我們可以斷言日人將來之敗，必敗在軍費之劇增，也就是說，這在持久抗戰中我們獲得最後勝利之財力要素。

火力——我國火力不如倭寇已是定論，但我們沒有就給倭寇以火力消滅了，反是敵人的火力在亢戰發展中倒陸續地消耗了去。消耗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完工，這不用說，所謂消耗比率之增長乃是從持久戰中來的。

在持久中我知道怎樣對付敵人的猛烈（接第二十九頁）

一個非思想家也該知道的陳舊問題

朱寶昌

有許多思想上的問題是邏輯家或研究知識論的學者底專門問題，和一班人不相干。因為有這樣的問題存在，所以竟有人說，一個哲學家底一部專門著作，祇是為他自己，或他以外的三五個同行寫的。正因為此，研究此類問題

的人往往得到少數人底推重，而為一班人所輕侮，甚至弄得飄零失據，連一個普通人所應享的最低限度之人生幸福也得不到。等到一班人漸漸認識了他，想給他一點較公平的待遇時，多分他底墓草已宿，於是表揚他底遺著，將他捧起來作為歷史上許多偶像中之一員偶像。這悲劇一使我想起便要在大道上狂奔，不知涕淚之所從出。此悲劇畢竟何年何時可以演完，我不能用演繹的邏輯來推論，也不能用歸納的邏輯來預測。以上都是閒話，本文目的祇是說明有許多思想上的問題，即使如純粹邏輯專家或知識論的研究者也得明白；尤其是一班教育家、政治家、社會各階層的領袖，事實上他們也常把此類問題放在嘴上講，可是幸得很，他們所講的都是錯誤的。我底目的祇在告訴他們此一類問題雖非如自然科學那樣門戶森嚴，可是也並不是

讀過幾句書的人都可以隨便亂談，也需要一點專門訓練。這樣，至少可以證明專談純粹知識上一類與衆不相干的問題之怪物，也並不是在這個世界上白喫飯，他們多少也有一點用處。

因為我所留心的問題也常在斯舊風教之間，又因為想在這一個社會上得到較多一點的讀者，我今天提出的問題是大家都熟知之所謂「中學為體，西洋為用」。

這一翻古老的口號自前清末年便提了出來；不遠的過去，討論得興高采烈的所謂「本位文化」問題和這一句口號也多少有相當淵源。「本位文化」四個字已經使我頭痛，所以更不會耐煩去聽提此一問題的十教授底大文。有一天和十教授之一的陶希聖先生同坐一輛汽車，很想問他為什麼此刻提出這樣一個既荒謬而又無聊的問題，但我僅有的一點世故和諷刺又使話到舌尖而中止了。關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不會見到有人寫一篇有體系的文章證明這句口號之正確；祇是官貴人、滑頭名流，搬著鬚鬚和人談話時，不免流露而已。然而我冷眼觀察，此一句話的支配力量

可真不小。現在我正式宣佈這是一句有毒質之妖言，動機也無非如魯迅先生所謂「救救孩子」而已。然而時至今日，我自分還不是一個太無聊的人，還覺得有說這樣話的必要意義，我真說不出內心的憤痛。

請先查明體用兩字的來源。此二字應該是哲學上之專門術語，在舊書籍中，宋明人最愛討論此一問題，這當然又是相當地受了佛家定影響。整個佛法，整個印度思想，我大胆地說，祇是講一個體用。何謂體用，當然很難談；用極粗淺的方法說，追求本體，總含有追求一件事物之原因、原起、及其所以然之意思。「用」使指當前森羅萬象；凡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易詞言之，凡耳目官能所能接的形形色色的世界，皆謂之用。西洋人也並沒有忽略了這個問題，其談科學、談名理的書籍中，如「色本斯旦司」、「日阿力旦」，此一類字，不妨說略當于我們之所謂體，如「阿皮認司」、「奮克動」、「阿脫說布字」，則不妨說略當于我們之所謂用。

單就上文所談，已夠使我們明白，所謂用者是一種事實，而體是一種精神。如用「文化」這一名詞將體用兩個名詞連貫起來，那末，體用是一種文化之兩個方面。根據此點，可以大膽下這樣一個原則：「用定不離體，體亦定不離用」。根據此一原則，我們再接受一般論者底意見，假定人類底文化，可以分為中國、西洋、印度三個類型，再

來看三方面底事實，事實是清楚地擺在眼前。打開一本西洋哲學史，不管它觀念論也好，實在論也好，說到要緊關頭，他們克服敵人的最大武器，總是說，「必如我們如此解釋，科學之研究才格外方便」。此為體用不離之一個例證。打開任何一本佛家底經論，無論是談空、談有、談大、談小，歸結處無不與其厭棄塵俗、求解脫、求出世之精神息息相通。此為體用不離之又一例證。至於打開了先師先儒底精義微言，程朱也好，陸王也好，歸結處無非是教人踐履純實，敦倫盡分，此為體用不離之又一例證。事實是如此清楚地擺在眼前。現在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於說取桌子為體，取牀為用，取張三為體，取李四為用，試問這句話裏有無一絲一毫之意義？

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相反的另有一派錯誤思想。此派以已故丁在君先生為領袖，他們是極端的摸索實在主義者，他們根本否認「體」這一個名詞的存在，想逐出于學術的領土之外。簡直認為這是科學思想尚在幼稚階段之迷信，姑不論柏拉德來、格林尚逝去不久，路易士也尚健在，然而因為這批人都不是科學家，不足以服在君先生一派人之心。試問現活著的懷特海底著作中又談些什麼？不過在君先生在這一個時代中總算是一個有使命的人物，他那偏執一點的思想與其說是有害，毋寧說是有益。惟有這一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者，他們底思想還夠不上

說是錯誤，既不知何謂體，又不知何謂用，既不知何謂中學，又不知何謂西學，不得不目為妖言而痛闢之。

分析這一批人定心理，他們不甘願便瞧不起西洋文化。畢竟人家是怎樣一會事，他們從不屑注意；他們配不配茫無所知地批評人家，鄙視人家，這一點他們也永不考慮。祇獨家在現階段裝為日本底飛機大砲所威脅，一登飛機大砲之末由，原來是西洋文化樹上結出來的果實，這使得任何頑固的人都不敢輕視它底威力。於是便退讓了一步說，我們祇須學他們底這一套便得了，至於我們底道德、政治、風俗、禮教，當然不妨因仍舊貫，却不知文化原來是一個整個兒的體系。西方之道德、政治、風俗、禮教，和它底飛機大砲自有其不可分析性在。如羨慕人家底桃子好，甘肥自家也種一株桃樹，將人家底桃枝綁在自家底李樹上無有是處。

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者們又會告訴我們西洋文化並非一點沒有流弊，由今日世界上各國拚命擴充軍備的結果，說不定將來會使人類歸消滅。這倒是值得考慮的，哲人如羅素也不免有過這樣杞人之憂。若爾，你們便應當堅決地相信本來的光明還是在東方，便應當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樣，至少在理論上可以一貫。便不應當看了人家的飛機大砲也心旌搖搖不定。你們還是信道不篤，如果正目前你們也還需要生存，不敢主張製挺與刃

以撻日本之飛機大砲，那末，勸你們不必計劃得太周密，天地本來便是有缺陷的，西洋文明焉得沒有流弊。

我底態度很容易被誤會為全盤西化論者，這一點也殊不必置辯。如果「西方化」一名覺得太可怕，不妨以「近代化」一名代之。因為中國近代化了後也仍然是中國；或者那時候因為能夠生存了，更能從從容容發揮一點思古之幽情也難說。如果又有人說「近代化」與「西方化」並無不同，因為近代是西方的近代，中國是祇到了中古便停頓了，那便算我在名詞上頑了一次朝三暮四的把戲。

附註：本文是一篇舊作改的，舊作曾以白旭的筆名載於大眾知識第二期，讀者如能找那篇文章看一看，尤為作者所心感。 民國廿七年，無可奈何之日。

八百壯士

李俊輔

浩蕩與波浪起，縱橫叱咤砲聲裏；四行倉庫困健兒，千古芳名耀青史！硝煙彈雨蔽長空，骨飛肉走塵寰中；河嶽日星爭正氣，拼將碧血貫白虹！彈盡援絕死不避，孤軍誓守傷心地；至大至剛盜虜間，夷齊田橫何足異？壯志豈惟立懦夫，浩氣直可吞倭奴！抗戰周年義旗樹，國徽飄揚淪陷區；舉世同情義烈士，足徵人心猶未死；會見擊楫揚扶桑，諸頭怒湧瀾國恥！吁嗟乎！鷹鷂虎視正耽耽，莽蕩中原戰方酣；安得征衣瀾翠嵐？縱使深處更停驂！



禮巡地邊

緬甸農村生活狀況和華僑關係

鯉生

緬甸這一個國家，是物產豐富的農業國，並且是我們滇粵閩三省卅萬華僑底生命線，在這旅緬卅萬華僑裏頭，要算騰人和他發生關係最早，而有很悠久的歷史。在緬王時代，政治腐敗，交通不便，盜匪遍地，我們祖人便披荆斬棘，深入不毛，在上(註)甸一帶活動，在那一時期，曾經執有上(註)甸商場的「牛耳」，還有一部份的旅(註)甸前輩，插足(註)甸政治，得到(註)王之信用，所以彼時(註)人對吾華人，感情融洽，得法律上之特別優待，(註)人自古相傳即稱(註)人為兄弟之國，到現在彼等猶稱吾華人為「保坡」(即兄弟之意)。就是這個原故，由(註)甸的歷史方面來說，華(註)民族是有深切的關係，兼之旅(註)華僑，頗多和(註)女結婚，而生育子女，又和(註)人發生了血統關係，又因(註)人大多數是農人，而沒有商業常識；全(註)各地的(註)人生活日用的必需品，除了他們自己生產的農產物而外，多半是由外種人——華人和印度人——販賣供給，因為印(註)宗教飲食的不同，印(註)人結婚的很少，而華(註)結婚的則很多，所以(註)人不獨在商務交易上和華僑發生關係，並且因為通婚而發生一種比較印度人更親密的關係。尤其是上(註)各地，華人因為地理關係，人數比較任何種人為多，對於(註)人尤覺感情融洽；又因為(註)人和華人發生了銀錢債賒的關係，也是華(註)親善的一個原因，現在把華(註)債務關係說在下面：

(註)甸農村的農人，日用所需既都要向華商購買，他們底農產品也是售給經營土產的華商，此種交易，雖有貨幣做媒介，但與古時「以有易無」的交易性質，頗多暗

(註)因字粒不敷配用，而本文須用緬字特多，故以(註)代緬。

邊荒的商民

彭桂尊

這天正午，烈日加足光威普照着大地，我正向會裏請了週假，準備起身赴佛房看省小去，而二姑父却偕同另一個種甯商人氣喘喘地由孟連趕到猛梭來。

我知他們總是到了發生意外事才來求援，故暫緩整行裝來招待他們。果不出我所料，邀進草棚裏歇涼吃著茶，那個商人即滔滔不絕地訴苦著他們悲慘的遭遇：

「我叫董雲科，種甯昔本大寨人，同伴還有同村楊璋保及璇勞阿三等共七八人，趕著幾匹馬、帶著一支獨轡、運著七百多銀元及值銀三百多元的貨，要到猛景棟地方去貿易；不料到了孟連下去六天路上，附近英屬猛養之邊地，竟遭了搶劫。」

「我們往常多半走臘戌，今年聽

合之處，（種甯農村裏還在實行着以穀易貨之交易）；所以經營雜貨店之華商多半兼營土產和借貸營業，拿舶來品和貨幣去交換他們底農產品。

種甯農人大約可分為自耕農、佃農、僱農三種。自耕農中有田土、耕牛、農具和耕種資本，能夠自給自足的不過是佔着最少數之最少部分；有田土沒有耕牛、農具，或是有了耕牛、農具沒有耕種資本的佔了大多數。他們在耕種期間還沒有收穫以前，生活日用就完全靠著向華商借貸度日。借貸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利率借貸：一種是預售「期穀」。借貸利率大約在月息三巴仙以至三四巴仙不等。在廿餘年前還有一種「水利借貸」，就是在農人耕種初期向華商貸款，至農熟時以穀償還利息；借款壹百元須償利穀壹百羅（種甯羅重四十八磅），在不能償還本金以前，每年利穀都是壹百羅。旁的利率借貸也是以農熟時為償還本息時期。惟水利借貸，歐戰後因穀價高漲已由一百羅利率降到五十羅；如果農熟時每百羅價壹百元，債權人仍可得到五十巴仙之利率，不過這種利率之高低是以穀價之升降為標準，而不能確定的。預售期穀之辦法是在農人佈種時間即向穀商購定，至收成時始將田裏之農產品償還債權人；此種有冒險性的先錢後貨之交易，其價格當然照現貨價格減低幾分之幾。譬如現貨價格是一百元，則「期穀」大約在六七十元之間，其價格之升降，一方面以現貨價格之升降為標準，他方面又以農熟時期之遠近為比例，這就是說，預售期穀如果距離農熟時尚遠，則穀價自然低落，反之，距離農熟時期較近，則其價格當然比較增高，是以時間之長短來規定利率之高低的辦法。

上面所說的自耕農，靠著借貸度日，因為他們有相當的耕種資本，他們借貸的數字比較佃農當然減少。至於佃農，大多數都是沒有土地農具和耕種資本，除田土耕牛可以租用外，若要解決生活問題，唯一辦法當然只有借貸。他們借款數字當然比較自耕農更多；但因他們沒有產業，對債權人之信用力量自然低微；沒有直接借

說猛於煉生鳥更好做些。所以才變賣了田產，湊得點本錢來試一次；因路途很生，在孟津路上遇了另一批馬幫，便同他們結成一伙，以為和熟路的同走要方便些；不料那天白天才分了路，那一夜就發生了想不到的慘變。

「我們底火塘紮在一個箐邊上；夜已深了，天上只有幾顆星閃亮著；我們正睡得昏迷不醒時，忽然槍聲大響一聲，匪徒突然殺進火塘來。大家由倉惶中嚇醒，趕不及照料銀物，就沒命地逃避開去；楊倖保跑遲了點，馬上被殺死在火塘裏。我被他們劈肚子穿了幾刀，爬到旁邊樹叢下忍痛蹲著。火塘邊有一堆棚子；他們轟散了我們後，便點起火來捆紮銀物。我從火光中看得很清楚；匪首就是和我們同路的那批馬幫底鍋頭。」

「眼光光望著人家把自己底血汗本錢奪去了，那是多麼地辣疼！然而勢力不敵有什麼法呢！尤其是當時就被殺死了的楊倖保是向來沒有出過門

款之機會。只好由農村裏熟習情形之「經紀人」居間介紹，經過一段之剝削；他底辦法是由經紀人向華商借款或售定期穀又去轉借給佃農或收買價格較低之期穀。這種經紀人大多數是有相當財產之自耕農，他一方面受穀商委託於中取利，他方面因與農人有私人關係而為之維持生活，他們在這樣之必要裏而存在著。如果遇著水旱年頭農產折收債務人無法清償債務時，經紀人就會因為賠累太大而受極大之損失。

僱農係受自耕農及佃農之僱傭而幫助農作者，其每年工作時間是由佈種時期到農熟時期為止，每人除由僱主供給膳食外，大約可以得到一百廿羅之報酬。農人對於工資多以谷物為報酬，不給現款；田租約為百分之廿五。每年租用耕牛一對，須給工資穀五十羅，即僱用日工，亦以穀為報酬，至農熟時，必須先將田租、牛租、和工資先償清，才來償還欠債。僱農工資如須支用時，可以指定他應得工資之羅數，由僱主代售期穀。因為他們底收入很少，生活需要也很低，所以他們底借款能力自然也很低，他們不過是附屬在僱主底範圍下作間接之借款（售期穀），在借貸營業裏佔不着重要的地位。

上面所說的三種農人，既是依賴借貸度日，而和華商發生了不可解的密切關係所以他們對於華僑的感情十分融洽。不過這種營業有點「賭博」意味，債權人底唯一希望在於雨水調勻、收成豐富，他們放出的債款才有本息清收之希望；如果遇著水旱災荒年頭，那末，不惟債權人底本利沒有收回的希望，而且債務人底負擔就會日益加重。因為利率借款是有相當之抵押品的，如果到期不能償還，最低限度也得先償利息，所餘本金至豐年又為償還。預售期穀多半不用抵押品，售穀多寡，以售穀人之信用為標準，如果到期不能清償，則所欠穀數，待至來年，即須以五十巴仙之利息清償債權人（欠穀一百羅償還一百五十羅）。這種以借債度日的農人，除了少數自耕農到農熟時除償債務外，自己剩得幾分之幾的農產品存貯著待價而沽。大多數

的農人，因在家受不住地方上過重的負擔，才把耕牛都出賣了，來學做生意，那料到坑在竟并得人財兩空呢！唉！真是傷心！」

說到這裏，他聲音都嗚咽了，淚珠已充滿了眼眶，把他底衣裳拉開來給人家看，遍胸遍肚都是些刀戳的疤痕，他又接著說去：

「收拾了搶剩的空鞍馱架，我們繼續到猛養，向他們底官家具了報，還使了好幾塊請託的錢，最後得到的回覆是叫我們自行探查，查出了實賊在那裏，再行具報，才能代為跟究。」

「在那兒打坐了十多天，一面探查，一面養傷，可是盤纏已漸漸用完了，消息却一點也沒有，無法，只好折回孟連來，遍處訪查，幸而老天有眼，在海關收稅處，那兩個濫賊，一個叫張老五，上允人，一個叫陶四，猛主人，被我們遇到了。我們用人監視者，飛報他底軍隊，於是就雙雙被解進宜撫司署去了。我們辦了好些

的農人。多半一到穀熟時期，就是債主盈門，於是，一年的辛苦所得，全部拿來償還債主，自己不過剩餘着些最少數的「食糧」。有些不善營生的農人，其債務數字，超過其所收農產品數字以上，有些竟因此而至於宣佈破產的。

在世界第一次大戰爆發後，旬農產品，會因各國糧食缺乏，爭來購買，會得到過極高之價格。土產價格暴漲，使當地農人華僑土產商獲得最高之利益，而各農民亦可以利用此機會，將少數農產品去償還他底債務，同時債權人對於債務收回也是「輕而易舉」，不致損失。此外農產品價格尚做的結果，對於「期貨」之產業，也得到相當的厚利。在那一時期，可算是華僑之黃金時代，也是旬農村生活之最優裕的時代。及至世界經濟恐慌巨潮震撼而來，農產品價格一落千丈，單就穀米來說，歐戰期間，仰光每百羅的市價常在二百五十元以上，上各地常在一百元以上，到現在降落到三分之一以至四分之一，上一帶，每百羅不過二四十五元。地農人以利息貸款比較售期穀為合算，算盤，已和以前大大相反，而受到債務之壓迫，以至於破產的更不可勝計，以如貸款一百元，到農熟時期，只須以一百五十羅即可清償債務，到現在須三四百羅以上方可清償一百元的本息。至於售期穀的，也因爲農產品價格低落，而生活程度增高，並以同一價值之耕種資本，而得到價格最賤之農產品，加以田稅日益增高，他們底生活就難以維持，而致債務日增，無法償還，稍有產業的自耕農，只好將去所有債權人，尙且不敷分配；沒有產業的，只好「債台高築」，少有脫離債務束縛的希望。結果，一部分的自耕農就變成了佃農，佃農變成了僱農，僱農因爲債務較輕，還不致受到什麼壓迫。到現在，各地農村雖不致於完全破產，但一般農戶都已感到十二分的生活困難之苦痛。這樣一來，一般的購買力便隨之大減，造成商場冷落蕭條之景象。在債權人——華僑——方面，也因爲債務無法收回，而受到極大損失。

「禮信」送給了小宣撫，跟著提出我們底請求。最初，那小宣撫還說得好，他說可以先行拘押再為查辦，但經那兩個賊用擺夷話和顏悅色地向他說了一台後，他們署裏的帥爺便偕同張五陶四出入於吃食鋪之門了。我個又曉不得他們說些什麼，求他拘押審訊，他總是不接受，而第二天再去催請時；他竟說，要叫我們請保，出事地在英屬猛養境內，要把我們雙方解交猛養去。他却不想，雖然事件發生在猛養地，但搶者、被搶者，捕獲匪人都是任中國區轄境內啊！於是，任隨我們怎樣哀求也無效，我們只好找八當着保，跑到這邊外投奔，趁機請縣長、宣撫代辦都在這裏，請你為力一下，求宣撫代辦代為查辦解決，要送案也送到瀾滄縣府來，不要送到那話言也說不通的猛養去！」

說完了他要說的話，他很迫切地希望我鼎力給與助援。這時，二姑父也開口了，他是在下允的途間曾和我

前此在歐戰期間所得到的「幸運」之利益，到了此刻，已經不能保持，商業狀況，也就今昔易觀，各地僑胞，都高唱「行不得也慆哥」之苦了。

緬地農人和華商發生了密切關係，已如上面所說，到了現在經濟恐慌的環境裏，雖然雙方都受到不良影響，但是因為雙方已有悠久的交易歷史，更因債務之牽纏，雙方仍然不能脫離關係。華商方面，即使漸漸採用「縮短戰線」政策，將外債漸次收縮範圍，可是新債雖然不願再放，舊債仍然無法收回，藕斷絲連，雙方底經濟關係依然是存在着的。

緬甸為物產豐富的國度，在簡單的農村生活裏，農人日用必需品，除「衣」的問題，因「地產棉」，大部份婦女能夠紡織，可以自給，大部份的仍然需要舶來品外，其餘「食」「住」的問題，差不多都可以自己解決。地森林豐富，除了可以做建築材料的木類，由政府限制須納稅採伐外，所有雜木可作柴薪用的，都由農人自由採伐。上「甸」每一個農村附近都有森林，柴薪問題很容易解決。農人自種之芝麻、花生、和豆類，可以榨油，故食油問題，極易解決。又其他日用品，像蔬菜食品之類，都是天然豐富的，茲就食的問題，略說「甸」的特產：

(一) 棕樹：在它底果實孕育時期，發出長條形的嫩芽，和我們家鄉的「棕包」相似，農人只須用小刀將這嫩芽截去，即由此截口流出漿汁，華人呼為「樹頭酒」，其味甘甜，加入少許「醇性劑」(茅草根)，就會發酵而變成帶有甜性的天然酒，這種天然酒，是農人最普通的飲料。但農人不能自由私賣須領有執照之公司專賣，而此種公司，多為華商所組織。此種飲料，在未加入醇性劑而保存着甜味之時，可以熬成「烏糖」，其味與我國不純淨的沙糖相似。把烏糖和酒母攪和，又可以釀成「燒酒」，和我國米酒相似。「甸」烏糖產量極多，每年銷數較甘蔗熬成的沙糖為數更大。

會遇過，要到佛海去駝大山茶，他說。

「在下尤魚塘那裏別了後，我們就直到佛海去，不料沒有存茶可買，又只好折回寨乃老廠來馱鉛巴，到猛養去賣，弄點草料錢，混着這個把月的時間，此刻春茶出了，我們正要折回佛海去駝茶，而他們底事恰巧發生，八地兩生，代出力的人都沒有，所以不得不和他跑來一下，總望代他設個法才好。」

我騰起他們付與的熱望，走進我們草屋後側的宜撫代辦住處去，執草孟連大樞的代辦四宜撫，是一個枯瘦如柴的人，穿件西裝，包着白巾，活佛似地坐在中央，四邊圍着幾個侍從，他指和我在床坐，我很客氣地地來意說了後，接着提出這樣地呼籲：「宜撫！請你可憐他們這道遭殃，乘公給與宜辦能，萬一署裏不便解決，就請送到你們底直轄長官副滄縣府去也打。」

(二) 酸柑：含有很豐富的酸汁，極人飲食調味，用以代醋，蔬菜方面，山間野生的菜蔬和樹葉，可以佐饌的很多，如山藥、芋、……等類都是野生，可以掘食，樹葉菜中有酸菱葉、墨莖葉、圭道葉、……都是很好的食品；此外尚有很多食物，篇幅關係，不能盡述。□旬農人，得大獨厚，可不必過事耕勞，而簡單的「食」的問題，即可解決。

□地土壤肥沃，宜於耕種，自上□旬之瑞波以上及下□旬全境，每年農產品可以成熟二次，瑞波以上只能耕種一次，然收成仍較雲南為佳。農人自插秧後，不必耘耨，即可坐享收成；此視我國農人之終年胼手胝足猶不得一頓飽者，真是幸運已極。

□旬農人住的問題，也很容易解決。□地所產森林，除為外國大資本家視為專利品之柚木，和可做鐵道枕木之丙格斗、子稚、思錦木……等類，由政府用鐵絲網圍定，不許人民任意採伐，而以拍賣方式招商納稅承採而外，其餘普通木材，可供建築應用的，凡屬人民建造住屋時，可向森林局免稅領取鋸款執照，採伐木材，自行解鋸，只須出少數搬運費和木工工資，就可以將一所簡單堅固的茅草或竹瓦(編人剖竹編離可以代瓦)住屋完成，解決了「住」的問題。

因為上面說的□旬農村生活容易解決，就養成了□人一般不求進取和懶惰的個性。他們終日遊蕩，不事生業，苟安偷活，順世樂天，他們底生活是：有一餐喫一餐，今天只顧今天，明天的事則到明天才想法。任他「家無隔宿糧」的人，仍是笙歌跳舞，自樂其樂。□人嗜嗜戲劇，遇有「名劇」上演，則典賣衣服，購買門票，只要得看戲，飢寒問題，在所弗顧。□人個性，可稱慷慨或達觀；如貧苦無業的游民，在他底戚族鄰里處解決短時間之生活問題，坐食數月，並不遭到主人底「白眼」。平時不事生業、為戚族鄰里所厭惡的游民，一旦發生意外不測事

然而他搖了搖頭說：「不合喜首（手續），胡喻如何只能解給猛養」。

我看再說也是日打失口氣，便鬱積了滿肚子悶氣辭了出來，受搶的商人們望見我憤懣的神情，急得要哭出來了，我沒有其他辦法，只好安慰他們道：

「你們安心回去候案罷，我此次赴猛朗佛房，可以向瀾滄縣長代你們申冤，請縣府飭令他送上來，土司說不通話，他只曉得洋官，但他總是瀾滄縣府轄下的屬員，向漢官去呼訴總會水落石出的。」

他們聽了我這話，惘然地走了，其實向漢官去呼訴能否水落石出，我是完全沒有把握的，望著他們底背影，我不禁為他們及與他們同命運的無數商民嘆氣。

件。如犯罪入獄，無論他所犯的罪案是罪有應得，或遭冤抑，其戚族隣里仍慨然相助，加以援手。凡孤兒弱女、父母早亡、無人撫育的，其戚族即負責撫育，必須等他達到長成自立時期，戚族底責任才算終了，此種達觀慷慨的個性，（注意此處的文章不是說□人中全無慳吝的部份）比較「富而不仁」和「世態炎涼」之世猶賤度，實是值得嘉許，可是也因此發生另一方面之不良結果，即達觀慷慨的佈施，養成了懶惰人們底依賴心理。□人沒有發奮自立的勇氣，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以上將我凡所要說的話差不多都說完了，至若要盡量地描寫他們底農村生活，因範圍太大，方面過多，非短篇之本文所能罄盡。本文要緊的是在說明他們農村生活與華僑有關係的那一部份，故前半篇大部份的發揮都着重於此點；後半篇一小部份已嫌與本題不甚切合，因關係於他們底民族性，而此種民族性即由於其農村之天然賜予及人為狀況所養成，故不得不附論及之。

華僑二民族底感情，向稱融洽，前文已經說過，這融洽的情形，現在依然未改；良因華僑所資賴於□真生活上之供給者關係至大，而□人所靠望於華僑物質上及精神上之幫助者其需要亦甚殷切，華□二族在經濟上絕無分離之可能，當然兩民族底情感必得是融洽的。况兩民族同為東方血系，有手足弟兄之誼，尤無分離之理由。是故數十年來，印□衝突，數見不鮮，而華□爭執之事，鮮有所聞，我們希望此種親善態度，能維持至於永久，因為華□人有共存共榮、車輛相依之密切關係啊！

介紹新刊

戰時智識

昆明戰時智識社出版

南方

昆明南方社出版

新動向

昆明雲南日報社出版

戰旗

雲南救亡詩歌社出版

那 夏 遊 記

海門錄夫著
獻 犀 譯

試遊那夏區域，臨高峯而瞰大陸，則東南西諸方，輻輳於吾人之眼簾者，巖陵起伏，林木參差，時而孤峯巖峙，時而橫嶺長聯，若極目遠眺，惟見層巒列嶂，蒼蒼茫茫，與天際雲端混合莫辨。

那夏北端有高高二千尺之薩拉米齊峻峯，矗立於緬甸與亞細亞之間，歐人遊歷，迄今尚未攀躋其嶺。此山之神靈不可僥犯，非待其峻巖官整，無徑登臨，祇緣那夏民族環山而居，世守獵客頭祭人肉之習俗，有以拒人於千里之外耳。倘有幸臨峯頂者，必能俯視四週，作一概括之測量，而將印度地圖中之空白填滿無遺矣。

若自那夏轉移吾人之視線於東北隅及北方，則湧起於伯拉馬普特拉江流域之白霧，瀰漫無涯，儼如銀海汪洋，而嶺岡穠鬱之喜馬拉雅列嶺，若鳥嶼然點綴其間，隱約可辨。誠令人覺此崎嶇山國，成一小世界，獨立於天地之間。蓋千百年來，亞撒密平原之中，印度諸國，忽興忽亡，伯拉馬江流域，旛旗時集時散，惟此簡樸兇悍之那夏民族，憑藉崇山峻嶺，屏幃四圍，毫不受隣境薰陶感染。直至於今，其區域中雖已有受印度政府之管轄者，猶保持其上

古式特異之習俗焉。

那夏中部環峻峯而居之茅屋村落，其高度恆在四千至六千五百尺之間，那夏人民並無住居於平原內者，是以由甲村至對山之乙村，望之近在咫尺，若步行前往，則降谷升嶺，非兩小時不能達到目的地。

余等曾下山行徑一林木蔭鬱之斜坡，其間如葩呈紫色及莖白花紅之小草，叢生於栗、松、胡桃等菓樹庇蔭之下，綠色巨幹，野無花菓，與葉黑光澤之桂樹交峙爭高，臂相藤枝盤纏脫葉空樹，尙有纖細嫩莖亭亭並立，石南花開遍將殘，其陰幽之區，則時遇淡綠草蘭，緋紅微花，傳香吐豔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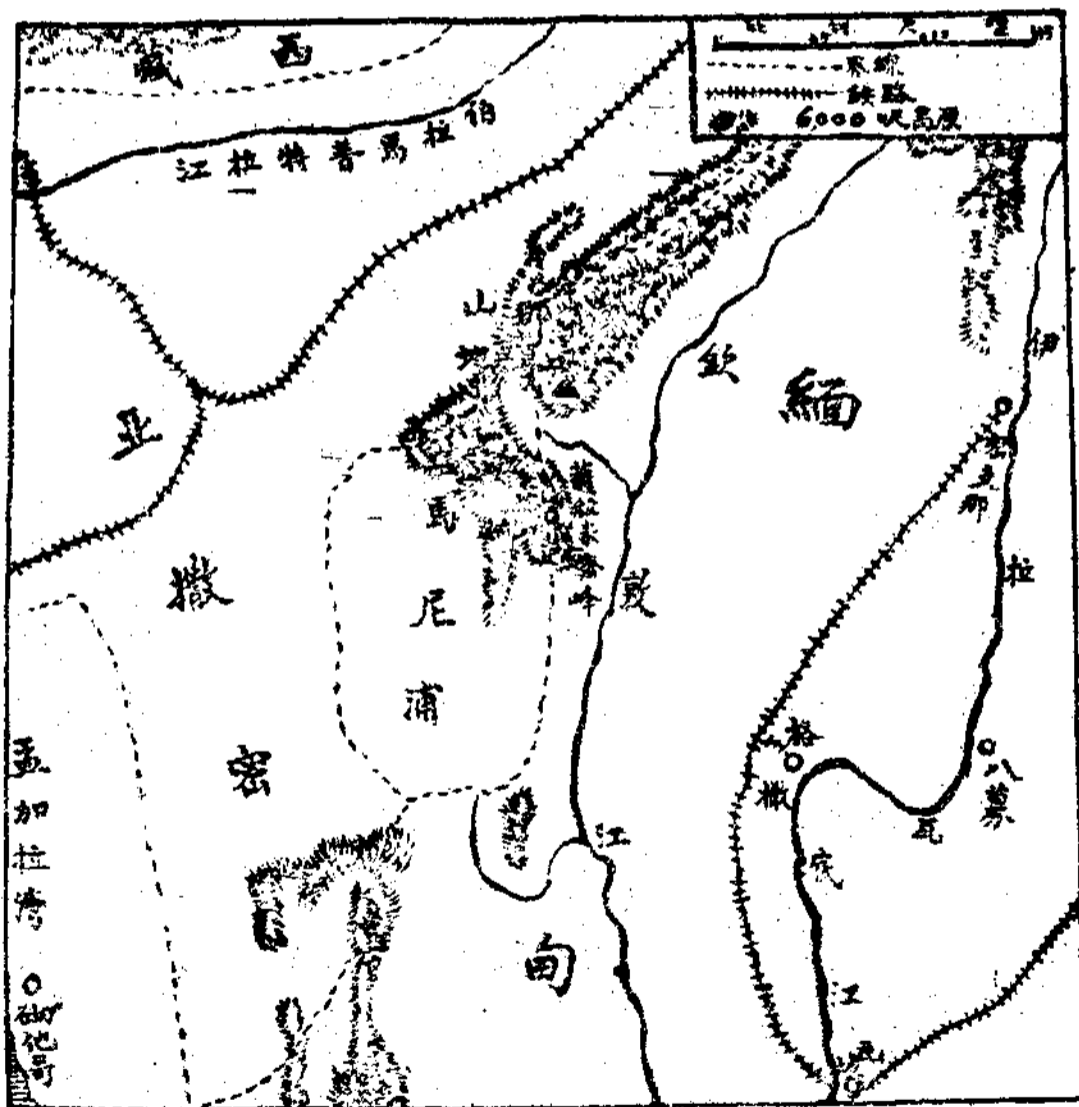
林中之行未久，忽至一寬闊曠原，蓋那夏人民縱火焚樹，砍枝伐葉，闢一空地，種植玉蜀黍、芋頭、黍米等糧食，越一二年，地力既盡，則另覓新地一場，舊地漸淪爲叢林，如是循環耕種，山無棄土。

緣此下降，則高出潤底數千尺之梯形稻田，沿坡遍野，層層併列，或寬約廿尺，或窄僅容身，其傾斜處均以石子塗泥砌壘爲田墪，以防倒塌，山中屏溪細流，悉引作渠

溝，灌溉秧苗。聞村農人僅選上滿下流之例，利用此天然膏澤。若遇地形崎嶇，則以長短竹筒聯接為槽，引渡溪水於他處乾地。

余等行經田畔泥徑，每聆田中工作之青年男女合唱農歌，悠韻悅耳。因余等幸值栽秧期間，歷見儲水待種之田中，輒有一童前行散置秧苗，羣衆雁行俯身勻栽無遺，工作與嬉笑互相調和，故雖當烈日暴背，田中人未現其倦容。勞動逾時，歌聲驟歇，成羣農人即趨赴休憩之茅屋，或藉涼風以解暑，或飲米酒以慰渴。

余等下降而至山脚之平原，則方形稻田，沿河芊芊，越過一小橋，升登對面山徑，復穿行梯形級田而入一林木茂密之山麓，是為那夏村民拾薪伐木之森林儲藏地段。循路前往，屢見壘石成臺之墳墓，臺之上面常利用為農人休息處所，臺之中央突高者為墓中人表示形像，臺之上亦有裝置大石小石各數塊者，大石藉以標誌此人



那高區略圖

生前曾獵獲客頭若干顆，而小石則記明此勇漢曾娶婦妾共幾人。余於一臺上發現紀念大小石多至六十二塊，似此紀念，不能謂爲那夏氏族祇注重兇悍掠奪，而當視爲此死者已盡其人生職責。蓋以一小村落，處於鄰境暴力壓迫之下，非極端尚勇稱豪，不足以圖自存耳。

那夏墳墓 恆自村落沿途修置以達於農田，伊等觀念，深以爲死者靈魂能贊助農人使田苗旺盛。那夏氏族獵取客頭之風俗，亦泰半由於欲多得死人靈魂贊助農事之希望，故保持至今也。

忽見修竹成林，石牆高豎，則余等已達村落附近矣。此種石牆，環繞建築於坡頂，用爲堡壘，以資防禦外敵侵入，耗費巨大工程，設備堅強守衛，亞洲各處原始式生活民族中，殆無可與那夏相匹者矣。

有一小徑穿過石牆，循徑上升，則兩旁棘藤盤繞，階級陡峻，引余等至一大牌坊式建築，其內關堅厚之門數道，門上雕刻，各有意義，如刻獵獲人頭以誇耀勇敢，水牛頭以表示富裕，婦人乳頭以祈求豐年，若有壯士數人據守此門，強敵決難攻入。

再從小徑經一空巷則進數武，即行抵村內。最惹人注意者，即村民所稱爲童子室之三角形多數建築，其構造以巨樹幹爲立柱，而飾以雕刻，樹上架椽，覆以木板成平臺，蒼茅草以鋪屋頂，臺上空曠，專供兒童及未婚男子寢息

之用，若已婚成人，則視此室爲俱樂部性質，所以作休憩之地而已。室之四週有長廊，懸掛裝置祭神食品之竹籃及棕葉，村民亦休息於廊下。

那夏氏族屬於藏緬系，其軀體面貌與滇緬藏邊界各民族略同，其服飾則腰圍綴繫貝殼之布裙，上身有袒露者，有裹被白色間以黑條之布單者，頸上多以料珠貝殼及藍石用線穿聯成串圍帶之。青年男子，雜去頭髮，祇於腦後留一小辮，以各色羊毛纏辮之，兩耳穿孔，貫以紅或白色羊毛，富者於臂上帶象牙製之手鐲數圈，其重量當逾數斤。

婦女皆於門內作忸怩態伸首外窺，其兩耳帶重大銅環，常用一布條繫其頭髮，而以條之兩端支持耳環，使不下墜，婦女面容，雖不足稱美麗，然皆身披深藍色布單，表現一種和藹親善之印象，極可入畫。

村落地形，層疊如階梯，每層居戶，多至三家爲止。若欲遍歷全村，則須昇降無數石階泥徑，試立於一家門前而俯視，則下層鄰家之屋頂，即在吾人足下三丈許之深。

村中青年，每於暇時，蹲踞童子室之臺上，手持檳榔盒及米酒筒，談笑飲嚼，瞭望四圍，舉凡村內之黃色各茅舍，三角形之童子室，搖曳於微風中之竹林，圍繞村旁之葱鬱叢林，山麓及平原中盪漾之稻田，悉一一羅列可數。若村民所祈禱之鬼魂果顯神靈贊助農事而收穫豐稔，則此一年間，隔村老少可享暢飲醪醇逍遙浪漫之生活矣。

舌中沒骨

竹生譯

——種甸民歌——

(男唱)相思對誰言？

愛伊麗影纖纖！

但伊是舞妓呀，

可能共締良緣？

★ 追念！追念！

相思無限，

國王千歲太子，

尙把流浪乞女熱戀！

★ 相思熱情，

永劫難盡；

我的心兒顫動了，

你歌舞中的美雅英！

★ 正開放的香花，

蜜蜂兒將它戲耍，

想呀！戀呀！

常把姣容記聖！

★ 罷了！罷了！

沒勇氣，難道拉倒！

邊陲雜感

天地一庵主人

——

玉斧誰揮大渡河？只今難返魯陽戈！藩籬惟九龍江耳(註一)；根據如三鴉曠何(註二)！鄰厚虛傳歸印度(註三)；國存環顧愧暹羅。西南多少蠻夷盡，恨殺當年無尉佗(註四)！

一一

錯鑄金沙不共航(註五)；迢迢兩段局全覆！永租惡例開三角(註六)；未定危疆繫五王(註七)。氣識金銀宮雁杳(註八)；關尋銅鐵漢龍荒(註九)。最憐八百越婦國，各抱琵琶天一方(註十)！

一二

卅年北段甚塵囂，宰割由人氣自撓！石我河過燒茨竹(註十一)；木王地盡樹蒲萄(註十二)；空聞布底留多壘(註十三)；已讓耶穌入不毛(註十四)。一事悵然難可說，年年洋脚有人包(註十五)！

一三

百年不及此爲戎，舉國如吹過耳風！片馬警曾經一閱，獨龍危豈止三空？(十六)平添紫綫高黎貢(註十七)；陡接朱波擦瓦隆(註十八)！此是銅牀及牂牁；翁家猶自作癡騁！

(註一) 昔人謂六宣慰爲藩籬，今僅存車里宜慰耳，車里俗稱九龍江。

(註二) 三鴉曠入英後，易名密支那，曠編甸鐵路北端，重鎮也。英人經營

舌中沒骨難開口，
相思痛苦向誰告？

★ ★

(女唱) 釋迦牟尼前祈禱，
男人的心不可靠；
苦皺眉頭細思量，
不知怎樣才算好？

★ ★

「英！英！」喊聲刺耳鼓，
甜蜜却又苦！
愛呀！戀呀！
儂心爲哥已麻木！

★ ★

每次在歌舞台前，
往來交流著視線；
那般情境耐尋研，
我已爲情愛所牽！

★ ★

心心相印已久，
夢魂常相勾留；
他微笑含著熱情，
儂心已爲他有。

★ ★

咫尺天涯驕驕，
怎的他老不開口，
這真令人惱呀！
相思到什麼時候？

北段未定界，皆以此爲策源地。

(註三) 緬甸隸印度總督。

(註四) 英初滅緬時，曾向中國駐英公使聲明見中國旗卽止；回長馬武相揭保路之旗幟駐紅蚌河，英兵見之，卽不再進，所保全猶不少。

(註五) 薛福成初議兩國同航大金沙江，雖亦不免有失，然不致如後來之甚。

(註六) 猛卯三角地，以每年一千盧比永租與英。

(註七) 南段經兩國會同勘劃爲已定界，惟由南定河一段，因富於銀礦，英欲深入囊括一切，故相持不決，仍爲未定界。地爲卡瓦所據，部落分合無常，今由五酋分領，俗呼爲五王，中國置之度外，英雖籠絡亦不能有也。

(註八) 乾隆時，宮裏雁開老銀廠，吳尙賢開茂隆廠，皆盛極一時。老銀廠近班況，英人組織大公司從事開採，茂隆廠在班洪及耿馬境內，廢置已久。

開英公司總理曾潛來探查，嚮往化驗，礦質甚佳。

(註九) 叻初八關，僅存神護、萬仞、巨石、銅壁四關。虎踞、天馬、漢龍三關皆劃入緬境；鐵壁關則失其所在，蓋亦淪失矣。

(註十) 八百媳婦爲六宜慰之一，與緬甸、孟養、木邦、老撾、車里並立爲國，今緬甸孟養木邦歸英，老撾歸法，八百媳婦則爲英法暹羅所分割矣。

(註十一) 北段未經會劃，英人於光緒廿六年，鑿石我河而東，燒殺焚竹振賴各寨，爲英人自由動作經營北段之始。

(註十二) 木王地亦稱坎底，處適立開江上游，爲北段最大平原，土地肥沃，英人初設蒲荷府，後改縣。

(註十三) 江心坡有大石穴，野人謂爲王尙書營盤，王尙書卽三征麓川之王驥，野人語亦稱王尙書爲五布底，五布底者，法律之意，意謂王尙書爲法律

滇邊民族來源問題

呂屠

雲南是人種最爲複雜的一個省份，這些民族是怎樣一個來源，在人種學之研究上不能不算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系統的研究當然讓給專門的學者們，我打量在這篇短文裏用幾件小小事情來說明一下三數種民族的來源，以備學者們底參考。

第一，就信仰上說，孔明在漢曼（卽山頭）及卡瓦底腦中是一個最高的尊神，丞相天威不僅表現於政治上或軍事上，實是表現於宗教的信仰上。這事例給與我們的斷案是：漢曼卡瓦底祖人是雲南的土產，至少在三國孔明征南時他們底祖先是盤據於雲南境內的一箇衝距城三十里許有名卡拉者，疑與班洪之卡瓦同祖，現已同化爲漢人，十九爲孟姓，或爲孟獲之後裔。果粟不信孔明，似非滇省土著；其源來自西北，爲藏族之後裔。裸羅苗民在雲南之歷史甚久，皆不信孔明，則因其居住地在滇東北，或與孟獲事件無干。在這裏我們又得了一個證明：孔明征南的路線是經由越巂西昌會理而至大理蒙化或保山順甯，總之是在今之迤西各縣，其所渡的盧水，非大渡河卽金沙江。

第二，由語音及頭骨上推測，擺夷與暹羅安南及廣西某部份人同祖，其人爲南方之土著民族，後分支爲若干，漸向北移，始散佈於滇西南各邊地，名爲擺夷；古書中有所謂「朋」族者，其字「从手旁从單」，謂在永昌徼外，卽是擺夷。此種人佞佛，與暹羅人同信仰；不信孔明，當然與漢曼等族異祖先，其移入雲南境內，必在三國以後，故與孔明故事無關。

凡上所言，信手拈來，不足以言研究，聊補空白而已。

所從出，尊之至也。

(註十四) 各種人皆信仰孔明，耶穌創爲孔明轉世爲耶穌之說，以愚土人，可笑也。

(註十五) 英人經營北段，每年僱馬二三千匹爲轉運之用，今已二十餘年，皆由中國人包攬，謂之走洋脚。

(註十六) 北段東北角曲江上游，亦稱獨龍江，英人勢力尙未達到，僅此而已，然與我舊補種中隔高黎貢山，每年雪封路斷，歷七八月之久，形格勢禁，政治經濟皆無從設施。三空之冠見滇書。

(註十七) 光緒三十一年會勘北段繪有五綫圖，英主循高黎貢山脈爲界，卽紫綫也，二十餘年自由經營，皆以紫綫爲張本。

(註十八) 緬甸爲古朱波地，北至八寨以下之瑞姑而止，與康藏風馬牛不相及，自有滇緬界務，北段遂接西康之擦瓦隆矣。



到新防地

女兵

一 別了大武漢

渡過白茫茫的長江，穿過車水馬龍的熱鬧場，帶着一顆活躍的心，雜在隊伍中，在擁擠的車站上流了幾身臭汗，終在三等車廂裏找到個座位。

眼前幌動着幾十張不同的陌生面孔，不時投來一警驚奇的眼光，似乎這女兵身上藏有著什麼魔術。

過多的碳酸氣，混和著濃厚的香煙味，把車中空氣攪拌得說不出地污濁，加以嘈雜的各種聲音，令人因窒息而感到了幾分煩燥。

時間已是四點二十分，尖銳的汽笛聲嗚嗚地怒吼起來，車開了，車身壓在鐵軌上，轟隆隆地開始起它底行程，車外高樓矮屋，街道人羣，都迅速地向外倒退，眼前展開著一片廣

闊的綠野，兩旁柳絮隨風飄舞，輕盈似飛燕掠過車窗，血紅的夕陽，躲在大空一角，金色染遍了芳草，大武漢忙碌的情形在暮色中漸漸淡褪下去，看著大際模糊的弧線，心頭忽然漾起一疊微浪，似是幾分惜別滋味。

我永忘不了大武漢，為的是它在我生命的過程上印上了烙痕斑斑。人海風狂，駭浪驚天，我從這裏才開始認識這人生與這時代，也從這裏才開始踏上了對於這時代與這人生之苦戰的途程。

民族解放的熱情在血管內沸騰，救亡工作的烈火在身體內燃燒，環境壓迫著我們，時代推動著我們，為要完成新女性底任務，我們不得不丟下書本，披上戎裝，從萬里外的雲南跑了出來，寄迹在這武漢三鎮，天天盼

飛將軍讚

徐嘉瑞

到塘沽去

青天像一片藍色的海水，飛機在大海中振動着自由的羽翼，中華民族在自由的羽翼下面誕生，六隻英勇的大鳥，在大空中飛行，向着敵人底陣營飛去，給打擊者以最疼痛之打擊。

機件壞了

孫桐岡的名字響遍了中國，農工商兵都知道他英勇的戰績。

他這一次真是不幸，在半途中機件已經損失。

像一隻垂翅的大鷹從半空中降落，他搖手向他底朋友告別。

希望他們努力去喝敵人紅血，他現在是遭遇到不幸的變故，無價值地犧牲在荒涼的原野！

別了！弟兄！翁！翁！翁！翁！翁！國家命運在你們手中。

別了！弟兄！別了！

望着勝利的消息，他天大盼望着能開到了前方。

可是軍事上儘不需要我們上前，於是戎馬書生，倒也落得幾天清閑，三鎮雄姿，蛇山盤繞，滾滾長江，悠悠白雲，在我記憶裏留下了難忘的痕迹。

無疑地，武漢在今日之抗戰形勢下已成了主要市鎮，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的中心；牆壁上貼滿了各種各樣的抗戰標語，書店裏擺陳着很多的出版物，形形色色的雜誌書籍；△△辦事處一類的招牌陡然增加了不少，金融資本都一齊移到這裏來集中；據說三四月來武漢人口增加到兩倍以上，它差不多成了今日中國最大市鎮之僅存的碩果；它豈僅是樞紐著自西而東、自南徂北之交通要點，同時還掌握着全面抗戰力量之總發動的樞機。

是的，這一切都在說明著武漢之重要性；但另一方面，這重要性也就是招成禍事之根源；敵人底進攻當然以

奪取武漢為目標，當敵人底軍事勢力雖尚未能達到這裏之時，而擾亂工作却可以早於今日實行起來；於是敵機幾十架飛轟武漢之事件發生了，在敵彈之爆炸聲裏，我才開始親眼看見我衆多同胞被蹂躪與被摧殘之鮮紅的血迹。

我全體民衆之感情因敵彈之轟炸而恐懼震懼，但也從敵彈之轟炸結果裏加深了我們底仇恨與發動了我們底憤怒；我們誓將敵人趕出去！

洪水漸漸漫溢到 兒來了，風暴助長着聲勢，武漢英勇的健兒們快築起我們鞏固的堡壘來，以我們底血肉長城保衛著我們底土地。

車開得更急了，似電掣一般地直驅前進，心隨著車輪之跳動而高漲，而躍動。別了！大武漢！現在我們暫離開你底懷抱，投到更前線去，我們六十軍已担負起一部份保衛的責任，冒著敵人底炮火前進！前進！前進！

滑翔降落

他運用最靈巧的方法，很順利地降落在地下，他準備着最後犧牲，拔出胸中的手槍對準他四周的敵人。

不是敵人，是我們自己底百姓，

一個漁父，一個農人。

他們在血汗中工作，在炮火中栽種寶貴的穀粒，在風暴中和自己底命運戰鬥，日光和風濤把胸膛吹曬成銅色。

「你日本人！炸死了我們底同胞的就是你們，今天教你嘗一嘗鋤頭的滋味，殺人的都要把血賬來還清！」

「我們是中國底飛機，今天要飛去轟炸塘沽，不幸落在你們底土地上，你們都是保衛中華的農夫！」

「你爲什麼穿著奇怪的服裝？」

「飛行的將士都是這樣！」

「你的名字必得報告給我？」

「我是中國的戰士孫桐崗！」

二 在鄉下

宿營地在火車站旁村落裏，因地勢關係不能不分散開住。村子周圍是浩瀚綠野，沒有山，沒有叢林，只是一望無際綠油油的麥田，池畔幾株青柳伴着春的寂寞，田裏的碗豆花蠶豆花開得多麼熱鬧，彩蝶似地偎倚在綠葉下，飄散着芬芳的香氣，水邊草叢中青蛙不停地奏着交響曲，在這平靜柔和的空氣裏，若沒有空襲，沒有軍隊駐紮與調動，那誰也想不到這就是接近戰區的防地。

鄉裏農民真誠敦厚得人想念，他們和悅的面孔，殷勤地慰問，常使你感到得如像見了自己親人一般，只要你底態度和藹，全他們多談談抗戰故事，他們更悅服地親近你，六十軍底軍紀會得過榮譽，加以本軍士兵長官，多數是純良厚道，沒有欺詐行爲，可以說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得老百姓的歡迎，我們很容易地能做到軍

民聯合與老百姓打成一片，假如你幫助他們寫寫信、醫醫病、或做點田裏的事，那他們更感激得不知怎樣似的。他們會把他寶貴的東西如鷄子菜蔬之類的食品，很誠懇地送了來給你，于是官長士兵也就把城市帶來的物品送給他們些，這親洽的交往勾通了彼此面的情愫。

村中住屋大都是狹隘黯淡，沒有充分陽光和空氣，只要有可以安身的地方，不管草堆、櫃臺、竹凳、都變成了行軍床；條案、矮凳、充當了臨時辦公桌；清淡小菜，粗糙硬米，黃泥似的湯水，展開了我們抗日之有意義的軍隊生活。

軍隊中工作後之唯一娛樂，就只有歌唱，每晚雄壯激昂的歌聲震破瓦屋，使人忘了疲勞，添增不少激發高漲之情緒，歌聲普遍地傳滿了村中，小孩們也挺着小胸脯高唱「打倒日本！」「冒着敵人底炮火前進！」

麻木的羣衆漸漸地醒了，平靜的

一隻狗

那兩來了一隊戰工！

他們底陣地被敵人佔據，一千五百個弟兄在戰壕裏犧牲，他們底隊長已經去投降敵人，只有他的一隻狗不肯和他同去，它底品格始終是要保存，兩個個弟兄牽著這一隻獵狗，向孫桐崗將軍致敬：

「你是我們中國的戰士！

你底姓名照片保存在每一個弟兄底心裏。

你因為機械損壞才降落到這裏！

我們真是萬幸，在艱難戰鬥的當中遇見你！

真是高興，真是稀奇！

和飛將軍握一握手！真是我們畢生的幸福！

忠勇的小狗兒跳起來了，俯伏在

他底胸前，嗅著他底手套去，農人、漁父、士兵、小狗，高聲地叫起：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村莊亦活躍起來，新的力量已長在每個人底心頭。

三 兩個動人的故事

「誰說祖國會滅亡？誰說中華民族底兒女不能自強？民族革命之火已燃遍了東亞的原野，反抗的種子已深植在每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底心中，奮怒快要把我們底喉嚨，痛恨深著我們胸膈，每個人都捏緊拳頭，要從鋼鐵的魔手下拚出一條生路，老的，少的，只要有血性，有熱情，誰願卑辱地投降？」

那是一個清晨早晨，大家剛從被窩中爬起，洗臉漱口，正忙亂着，誰也沒有注意到幾時跑來屋裏一個小孩，他恭敬有禮貌地向團長官行了個禮，即張着小嘴巴侃侃地談起來：

「長官！清麗洪亮的湖北腔調。

「我要同你們打仗去，在你們部下吃糧；你能帶我去見軍長嗎？」他挺着小胸脯，轉著一對靈活的大眼睛，神

氣十足地說。

他不平凡的談吐，和有禮貌的英俊姿態，使大家都好奇地把他包圍起來，一致地問他：為什麼小小年紀就要當兵？

「爸媽老了，不能做工，家裏生活，由哥哥一人負擔；前幾天縣裏來抽丁，哥哥不能不去為國出力；可是爸媽又沒人養活，因此我願代哥哥出征打日本鬼子去！」他激動地說着。

團長官問：

「不！日本鬼子不中用了！他有槍，我有拳頭和他拚，怕什麼！」

「可是，你年紀太小了，拿不了槍桿！」

「我年紀雖小；前天我還打勝隔壁阿鐵呢！」他頑強地握了握小拳頭。

「你還是再讀兩年書罷；等大了，

「不再打鬼子去！」

「不啊！我要當兵去！我就在你們部裏！」他有幾分失望了。

用血寫滿這篇偉大的史詩

震聲

漠北的烽火高沖，
華南的炮聲轟隆，
爲了瘋狂的劊子手橫行，
使我們美麗的秋海棠葉裏，
捲起了血雨腥風。

我們並不怕血雨腥風，
新生命正要這血雨腥風來播種，
爲了民族解放的神聖使命，
誓願流盡四萬萬人民鮮血，
把亞東大陸染紅。

我們正歡迎血雨腥風，
把劃時代的波濤緊緊煽動，
爲了人類正義的伸張維護，
決心擔當目前的一切艱苦，
忍住產前的劇痛。

咬緊牙關，忍住產前的劇痛，

「小朋友！你底勇氣真可嘉，不過現在還輪不到你去當兵，你應該多讀兩年書；你哥當兵去了，政府自有辦法撫卹你家中；你回去勸慰你爸爸和哥哥。不要顧慮罷！」M長官和驕地勸慰他說；終於在大家勸慰和鼓勵聲中將他送走了。

晚上，趁著薄暮的景色，去訪問鄉鄰，和伊們個別談話，大姑娘、小孩子、老太婆，把我們包圍得緊緊地；驚奇喜悅的表情流露在伊們底口角眉梢，詢問這，詢問那，當我們告訴伊們我們是從軍出來打日本鬼子的，伊們更羨慕欽佩得什麼似的，一個胖姑娘和一個中年婦人熱情地握著我們底手，說：「女同志！帶我們去罷！我們願當兵，全你們一塊兒上前綫打仗去！」

大姑娘更湊進一步，用富於表情的語調說：

「哦！女同志！東洋鬼子真可惡！我們會聽過從前綫逃來的親戚說，

東洋人燒殺搶虜，無所不至；尤其是我們婦女，更受盡凌辱，那些流亡着的同胞真夠慘，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沒有吃、沒有穿、沒有住處、賣氣力也找不到主顧、凍死餓死到處都是；你想，叫什麼世界？以我等人家殺來，不如我們先殺過去，橫豎沒命逃括；要逃，逃到那兒去？那兒有我們安靜的土地？爸說我倒有些志氣，只是女孩兒家辦不到；我不服氣，你們不也是女孩兒麼？你們不是也和男人一樣地上前綫打仗，我可以拋棄家庭武裝起來，和你們一齊去，我相信我可以做很多對國家有益的事情！」

伊誠懇真摯的言辭，使我們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勞動的大衆婦女，一樣能愛護祖國，具有民族意識，只惜無人領導，將伊們組織起來加以訓練，若然，這也是一支生力軍。

伊們又要求教伊們唱歌讀字，歌聲剛開始，許多由田裏工作轉來的農夫也圍攏來靜聽，小孩們隨著歌唱，

噴出血彈，把東亞大陸染紅，
爲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光榮，
爲了全世界被壓迫的大衆，
我們應該拿出堅強的力量，
站在時代前綫打沖鋒。

沖鋒沖鋒，沖破日寇底魔宮，
掃蕩漢奸底春夢，

爲了完成新時代的這篇偉大的史詩，

我們願以滿腔赤血作圈點，

無數頭顱作句讀，

寫出暴敵的殘橫，我們的英勇，

留給千載下的子孫來朗誦。

你看楊剛姚營的浩氣貫長虹，

你看郝軍趙師姜旅的血花沖蒼穹，

中華民族已經翻身變蛟龍，

讓我們以血抹鐵頭，

塗滿這篇偉大的史詩，

留給我們底子孫，

在自由的山空氣中高聲朗誦。

不移時，「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的歌聲充滿了周圍，傳遍在村裏的每
一個角落，每個人底臉上都添了一層

興奮的顏色，直到喉嚨有些暗啞了，
伊們才滿意地放我們歸來。

山地行軍

王自新

休息日除外，跌了十八天腳板，
七百餘公里旅途，總算告一段落；如
今，已是身在貴陽了，雖然前途尚無
止境，但循公路前進，俱是康莊大道
，跋涉之艱難可以稍減，記得初入貴
州境時，頗感覺「地無三里平」的隣省
，較之本省，更可稱爲多山之國。有
時公路的迂迴，竟與舊路里程相差二
四十里，長途行軍的人，只要可以稍
省脚步，那就寧願走崎嶇的舊路；但
舊路因爲荒廢已久，有些連路跡都不
存在。這時，每一個行路人就必須自
己開闢路徑才可以踏上「明大」的大道
，軍官們常常鼓勵士兵說：沒有路，
我們自己可以開闢呀！

將近貴陽那幾站，走的已全是汽
車路，因爲這上面加過不少人工，原
來自然的不平，也已稍稍平坦。論理
，這比上下山坡的灣轉路總要好走一
些兒，可是這文明時代的產物，壓根
兒就只在和車輪親近的便利上打算，
於光腳板之是否適合，自然沒有管到
，士兵們既未會受過近代文明的洗禮
，也沒有坐着汽車往後方「流汗」的福
份，其責任絕對是到刺麻流血，因而
跌腳板是活該的，沒有錢買草鞋穿，
光腳板也還不失爲經濟的原則，官長
也知道這是士兵行軍生活中的一種苦
痛，可是誰也沒有辦法，下級幹部，
一般是窮，照顧自己不了，還能有餘

力來照顧弟兄。

目前根本是個苦難時代，我們是在苦難中成長起來的人，苦難便是我們底教育，我們底生活。眼着苦難在我們無情的搏鬥中擊毀時，我們明天的光明便可以出現。

每一個長官底心的深處都隱藏著這樣一點希望，也時刻用來與士兵共勉。

抗戰以後，貴陽在國防上之重要性相隨增強，新的血流，也逐漸由沿海沿江注入這古老城市，雖然現在它

底古色古香依然不改，但一天天地生長起來的新力量，受到新的血流來滋養，一個活潑建壯的新貴陽，是可能在國防需要之下降生。

眼前最可注意者，就是貴州全省雖在生產建設之邁進途途中，仍然烟館林立，即如省會貴陽也未嘗稍減，比如在昆明，多是還多，但像貴陽這樣可以公開發賣之情形，都已沒有。我並不認為如昆明一般地禁止私人發賣便行，我底意思是要趕快逐步實施有效之禁烟辦法，使鴉片之患永遠絕

跡。像昆明那樣禁烟，也無非是把私人零賣的利益，收為公衆（私衆）專賣的利益罷了。

貴陽附近幾天路內，人民底覺醒程度較本省為好，無論趕馬挑担的，也都知日展開這一生死決戰的意義。在離貴陽四站之鎮寧，進入茶鋪內，與本地人閒談起來，還時不時涉及國際政治，談吐見解，也還大致不差。而對於抗日軍隊歡迎歡送之熱烈，又是本省各縣所未有。由此可知其文化程度還不十分落後。

（接第八頁）火力，在持久中我們生產著我們底火力，在持久中我們得到外國火力之接濟，一切都是從持久中來的。

精力——很簡單的，我國以自衛戰而士氣雄壯，敵人以侵略戰而士氣衰頹，可是事實上却造成反比例的結果，這是戰爭初期的情況。

實踐是真理的磨石，真的越磨越利，假的一磨就鈍，敵人反戰團體之日益增多，就是明證。我們呢？也在實踐中激增了士氣民氣。

兼之，敵人初初離國，尚沒多大戀鄉之情，倘日子一

久，則生戀鄉之心，而反戰之要求亦必隨之而出。加以到中國後之恣意姦淫搶掠，亦當消滅其不少志氣。

國內的勞苦大眾不也一樣地為矇閉與欺騙而暫時安定嗎？可是時間一久，他們將會明白而突變呀！

看著罷！日本帝國主義的毀滅上是有日本人底血、日本人底槍的。

★ ★ ★

委員長偉大的昭示：「中途妥協便是整個滅亡」，是每個中國人應該澈底了解與信仰的。

編後記

本刊立場已一再報告於讀者們之前；茲再簡單地說：我們是不肯於抗戰的原則，而加上所在地之實際問題之討論的。爲切合於特殊立場計，我們肯肯偏就於實際問題；因爲必須如此才足以見出本刊之特色。我們在此地要利用後方尚屬安全的環境，從事一點無人研究、而在今日又爲吾人所不可不知之西南邊地問題，或者說是退縮南洋諸問題；這絕不是徒勞的工作，至少在我們是這樣地想。

武漢廣州失陷後之抗戰局面又呈一新的轉變，這中今後在抗戰工作裏責任將愈加重，滇緬交通綫將成爲敵我共同注意之一事件，我們對此擬作一詳細之討論，尚望讀者們能賜以寶貴的指示。本期倭寇擾我後方陰謀及我之對策一文，雖非專就交通綫立論，却爲後方不可忽視之重大問題，文內所舉皆實際事件，這些消息或者是在內地所不易聽到的。

婦女改解運動之將來及當前任務

爲現階段社會問題之理論文。作者下筆時是費過很大的思索和考量的。

從四種力量論持久抗戰是遠方的寄來稿，根據他底來信，我們知道作者是一個有志的青年，他是在現社會裏不斷地鬥爭著的。本刊在另一種立場上，很想變成青年或大衆的喉舌，因之，我們希望凡是苦鬥中的青年能隨時寄給我們些稿件。

一個非思想家也必須知道的陳舊問題一文，在眼則我們的文化界內尚不失其應有的作用，作者是一位潛心思考具有學養的人物，我們不得將它輕輕地忽視過去。

幾篇研究緬甸問題邊地問題的調查筆記的詩文，皆爲實際材料，選陸離感一詩係以詩的方式記出邊地外務諸問題，爲最可寶貴的作品。本刊將由這些材料上表現出特殊的色彩來。兩篇文藝筆記是兩個青年從軍的作品，兩人中，一個是跟六十軍出去，一個是跟五十八軍出去，兩人都

能於苦鬥的青年，在兩篇筆記裏可以見出他底底真性情與真生活。

徐嘉瑞先生常爲我們寫詩文，我們是非常感謝的。

最後我們承認我們不可避免的缺點是印刷太差，因字粒不敷應用，不得不不用符號來替代，這是出於社會物質條件的限制；我們除了向讀者深深表示歉意外尚能有甚麼好的辦法。

本期因爲有兩篇文章交來太遲，以至延期出版，我們對此，亦極抱歉。第四期大半已經印出，廿八年元旦日定可以和讀者相見。第四期內還有著一篇護國起義之寶貴記載，這是值得向讀者預告的。

晨 曦 月 刊

編輯者 李 生 莊
發行者 陸越簡師學校
印刷者 陸越簡師學校
代售處 陸越簡師學校
昆明 各大書局
仰光 鼎新書局
暹羅 中華商會
本期售價一角